

◎盛世华光

绿色的背影

高 凯

朱鸱回来了,是因为有枝可依。2021年9月,一只古老而珍贵的大鸟飞进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会场,它就是本届全运会吉祥物朱鸱。归来的“东方宝石”朱鸱掀开了子午岭生态文明的新纪元。

全运会的吉祥物为什么是朱鸱?因为几近灭绝的朱鸱种群已经在横跨陕甘两省的子午岭部分林区成群结队繁衍生息,在生态上具有象征意义。2021年是野生朱鸱再发现40周年,10月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发布《朱鸱保护蓝皮书》指出:“经过40年的保护恢复,朱鸱种群兴旺态势。截至去年底,陕西朱鸱种群数量已从发现时的7只发展到5257只,占全国79.45%,占全球的68.67%。”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环境变好了。之前,朱鸱种群快速衰退的因素有5个方面:环境污染、食物缺乏、过度采伐、气候干燥、非法猎捕,而如今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一转身,一个伐木者成了一个县“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总指挥,他就是宜君县林业局天保工程管理中心主任岳亚库。1994年从陕西省林校毕业后一直到1998年8月,岳亚库带着10个工队200多人,4年间几条沟几万亩树木都被他伐了。1998年9月1日开始禁伐,开发森林公园育苗。一开始他接受不了,不伐树了,以后靠什么吃饭呢?“天保工程”实施后,有了资金保障,国家每年给宜君县天保工程1700万元,总计已经2.15亿元。过去是要饭吃,现在是有饭吃。老百姓的观念也变了,与林场职工走得近了,不打林子的歪主意啦,也没有人在林子里放羊了。一些老百姓说,林场人这几年干的都是正事。

在宜君县城与岳亚库交谈时,天正下着大雨,窗外的山林绿得滴翠。岳亚库很忙,谈了不大一会儿就被单位的电话叫走了。滴绿的大雨中,岳亚库消失在窗外大雨中的背影飞着一身翠绿。这样一个身影,将来留给子孙的必然不会是一个伐木者的背影。

在子午岭,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植被是植物给大地缝制的被子。一路上,护林员们给我普及林业知识。森林是一个储水库,植被依次分乔木、灌木、草本、枯枝、落叶和地衣6个层次。怪不得一个林业谚语说“林多水多,水多粮多”呢。

在柴松保护站采访时,我看到一本乐天宇著的《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书成于1956年,而所收8000余标本却来自1938年至1944年7年间实地考察中的采集和鉴

定。这些标本经过了战争的洗礼,代表子午岭的植物走进了新中国首都。不难看出,作者跑遍了子午岭的山山岭岭。乐天宇无疑是子午岭植物研究的奠基者。

先行者已逝,后来者悄然而至。继乐天宇之后,白重炎在子午岭发现了104种新植物。我在延安新城见到了白重炎。他像一个教授,又一个护林员,风度里有一种山野之风。和前辈乐天宇一样,白重炎的“根据地”也在子午岭。他给我讲了几个“发现”的故事,让我大开眼界。2015年,他带两个学生在富县采集标本。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丛1米多高的灌木,竟然挂满一种红红的果实,长圆形的,指头蛋般大,像挂灯笼一样,特别好看。出于一种职业敏感,他尝了一颗,感觉苦苦的又甜甜的。一打听,当地老百姓叫“羊奶果”或“苦糖果”。他在这块地里采了几株标本带了回去。鉴定时仔细一看,竟然发现所采集的几株标本最少有三种形态,一般人根本看得出来。他立即兴奋起来,但全面鉴定一个植物标本还需要其花朵的支撑,于是他联系了富县当地的一个放羊人,彼此留了手机号码,请放羊人第二年给他天天盯着那片灌木丛。第二年春暖花开,放羊人打来电话说,你的花开了,好看得很呢,赶快来吧!第二天早上8点,他就带着学生到了山上,只见那一大片的灌木丛都开着一种喇叭状的白花,还吐着鹅黄色的花蕊,比它们初夏结的果实个头大多了。于是,他给形态各异

的植物都挂了编号牌,采集了30多种标本,每一种都采了3株,夹了厚厚的两本。一回来就鉴定,仔细对比后发现,白色花有3类,花冠也是3种,肉眼看上去似乎是同一种植物,居然是3种不同的植物,它们分别是北京忍冬、樱桃忍冬和苦

糖果。这样,花就印证了果。在普通人眼里的同一种植物,不仅有来自3个不同地方的名字,叶子毛被和果实形态也都不一样,而且目前已有的资料证明这3种植物在本区域根本不存在。

白重炎和乐天宇都是发现者,但因为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他们的科研目的自然有所不同。不要以为他们发现的只是一草一木,他们发现的可能是这一草一木所依赖的那一方水土。二人虽然在子午岭擦肩而过,但因为有着一样的大事业而有着一样的精神传承。

植被是森林里最根本的生态资源。植被是野生生的,但却受到越来越精心的科学保护。这些年,子午岭各个林场都会按照国家的要求,每5年进行一次森林资源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二类森林资源调查,通过对树木覆盖率、树种树径、土壤厚度和病虫害等方面的科学调查,盘点5年之中的林木生长量。子午岭自然保护区任伯平说,每次调查,首先要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态区域,然后丈量、测绘、记录、涂漆和编号。此外,保护区自己还设立了40个样地和6条样线,样地规格与国家规定的一样,样线每条直线5公里长。每次调查,他们都是一行5人,带着火腿肠、方便面和矿泉水,骑3辆摩托车,只能在大路上骑,遇到羊肠小路只好徒步跋涉。一人一双黄胶鞋,哪天跑烂了,用绳子一绑,接着继续跑。林区剧毒蜈蚣很多,但早上没有蛇,他们每天都是一大早就出发。躲过了蛇,又躲过了露水,往往是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两条裤腿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太阳出来,又有牛虻叮咬,苦不堪言。

子午岭大森林是靠“三松”支撑到今天的。所谓“三松”,指油松、落叶松和

公园,平原湿地和人工湿地相得益彰。这个区域地面以水稻土为主,草木无论贵贱都能来者不拒。所以,四下看去,草坪依着树林,林中现出平湖,湖心隆起小岛,岛上开满野花。

车不时会经过一座桥。我的眼睛不愿放过每一座桥,大桥小,长桥短。我望一望桥身,再望一望它那跌入水中的倒影。这里的桥多以木构,多以绳连,山野风情的执著,现代风味的简约,就这样被支撑起来,就这样被联结起来。

就这样,湿地成了营地,公园成了乐园。满眼都是野奢帐篷,满眼都是人。湖畔,树下,路旁,草坪上,到处都是来此体验露营的人。他们或家庭聚会,或情侣约会。他们生起炭火烧烤,登上皮划艇游玩。他们在消受一份精雕细琢的同时,也消受着一份提升了品质的野趣,一份提升了境界的诗意。而我,也领受到了一份久违了的烟火气。公园就应该这样,有的让你寻幽,有的让你消闲,有的让你撒娇,有的让你撒欢撒野……湿地,最好,也能够让一颗心潮湿起来。这些,在这里好像都能够一一落实。

我听到了鸟儿的叫声,寻声望去,却只是看见了树,以及它们那随风翻动的叶子。导游告诉我,是梧桐。“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里的这个句子,让凤栖梧桐这个民间传说广为人知。相传,梧桐为知时知令的灵树,凤凰非它不栖,也就是良禽择木而栖。

新津,这一片超级梧桐树叶,不正是从一棵超级梧桐树上飘落下来,成为大地的吗?新津人,合抱一棵知冷知热的梧桐,不是正在打开一片汪洋恣肆的绿意吗?

车转过一个弯,鸟鸣再起。我看见了湖,湖面上有很多鸟。鸟儿,还有其它别的动物植物们,本就是“超级绿叶”的一缕叶脉,一丝绿意。

我认出了一只白鹤,差点叫出了声。白鹤滩,不正是白鹤栖息之地吗?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在心里正默念刘禹锡这两句诗,那只白鹤就好像听到了召唤,扇动翅膀,冲天而起。它那一身洁白,比正午的阳光更晃人眼睛。我好像看见,一张轻盈的白帆,已化作一片舒展的绿叶,正在迎风飞舞。这一切,更像是一个梦,除了白,除了绿,还有天空的蔚蓝,还有大地的姹紫嫣红。



子午岭山麓
董百贵摄

华北松。如果在乔木中选一个子午岭的“树代表”,非松树莫属;如果在松树里再选一棵子午岭的“迎宾松”,又非油松莫属。关于“树王”油松的栽植,采访中几个人都说到了朱建华等已逝的“老林”,他们是子午岭的功臣。到了宁县林管分局,带我采访的是副局长朱晓庆,半路上我问他朱建华其人,朱晓庆说朱建华就是他父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朱建华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培育了庆阳子午岭的油松林,然后逐步推广到陕西、山西、河北和河南等地。正宁林管分局中湾林场是甘肃子午岭人工油松培育栽植的样板基地。那个年代,支援大西北是国家号召,知识分子都有一腔报国热情。1955年从南京林学院毕业后,朱建华和12名同学一起奔赴大西北,找了一个用武之地——中湾林场。20多年后,12个同学陆续走了10个,还带走了子女,只留下他和另外一个同学落地生根。朱建华不但没有回去,还把子女都留在了大西北,大儿子朱晓庆子承父业留在林业部门,一女儿都在长庆油田。朱建华执意不回张家港,只有一个理由,他是学林的,张家港无林可护,而中湾林场有他辛辛苦苦栽下的一大片油松,让他离开不放心也舍不得。朱建华一辈子获得了不少荣誉证书,国家级的就有一大撮。

对于父亲的去世,朱晓庆既悲伤又欣慰。父亲走得似乎很准时——2020年3月12日父亲走了。这一天是国家第43个植树节,这天父亲87岁,父亲去守他的那片油松了,对于父亲,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父亲的意愿,所以一家人都很欣慰。

在子午岭,树寸步不移,人也寸步不移;树是绿的,人也是绿的。在子午岭的路上,继往开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同样令人佩服。在林区,我没有见到鸟群里的比翼鸟,却见到了不少人群里的“比翼鸟”。中湾林科所“80后”所长杨振之所以到子午岭,是因为在宁夏大学上学时的恋人毕业后分到了正宁林管分局,因为爱情,他追循而来。我记住了杨振说的一句话:“有的人一辈子干了一件事,有的人几辈子干了一件事。”这句话,既表达了他对几代子午岭人的敬仰,也表达了对自己这一辈子的期许。

一代伐木者正在渐渐远去,但他们最后留下的都是绿色的背影。

鸟儿的存在。和鸟儿对望,它们引颈、抖羽、伸展,活泼灵动。

雾气在头发上凝成银丝,鸟鸣在耳边萦绕,鼻孔都是清爽的凉气。村庄洋溢着暖人的气息,远处绿油油的田畴像巨大的草毯,近处明瓦白墙的田园别墅井井有条。腊梅在邻里的花墙内吹起喇叭。走亲串友的人们精神抖擞,脸上写满欣喜和知足,仿佛他们带来的喜悦瞬间便能感染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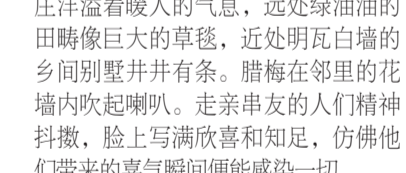
再向前,是园沟,有青石板桥,需小心慢行。200多年的风雨,把一块块青石条侵蚀得没了棱角。柔和的晨曦倾泻过来,石桥泛着幽蓝的颜色。

走在南园的田间,麦苗展开绿色,坡坎和沟头泛着似有似无的鹅黄,那是冬油菜的花。年一过,它就纷纷起来了,明晃晃地献出金子,它的金子总是铺天盖地。

王新是皖北大地上的一个翡翠,是颍淮衣襟上的一束烟花,是大大小小阜阳金丝玉佩上的铃铛,它生动富饶,灼灼生华,它的根深植热土,汲取营养。王新不仅昭彰着新农村的时代气象,也奔涌着春风带来的资讯。这里的人无论是在外打工还是在家乡建设,都能用双手创造财富,用脚踏出新路,用汗水浇灌美好未来。

站在楼顶观望,层层叠叠的绿岸不及防地扑面而来,流蜜滴翠,沁人心脾。穿越白云的阳光,成弧线一般的优美,从空中飘逸下来,交相辉映在远村近寨的河面上,银亮的河流蜿蜒向前,像一匹无瑕的绸缎。

阳光抬升,高过楼顶的树枝缀满“七巧音符”,那是吉祥的鸟儿,它们的歌声落在满园的春色里,落在含羞欲笑的落瓣间,落在小鱼游弋的河面上。间或,一只鸟儿引颈高歌,其他小伙伴就安静下来,听春天进行曲。歌声欢快亮丽,悠扬清脆,然后奔向春天,像一条小河潜入植物的根部。



王新的鸟鸣
王法艇

双城记

南希 (美国)

我的人生有一半在北京度过,另一半在纽约度过。这两个城市有迥然不同的文化,都给我很深的影响。它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纽约的城市建筑显出一种豪华高冷的现代感。我从24层办公室向窗外望去,一座座建筑高高低低、挤挤挨挨地耸立着,像一个个褐色、赭石色、青灰色的火柴盒。它们的顶部像剑一样锋利,直插云霄,把蔚蓝的天空切割成狭长的一小块一小块。人在高楼,如立在剑锋,有一种窄和冷,一种拥挤和热闹中的孤独。而北京则是有着千年历史沉淀的城市,有一种古都的风韵和大气开阔的景象,人处其中有一种敦厚和温暖。

现在离乡的人,大概很少还有浓郁的故乡感了,因为全球化、科技化缩短了时空差别。我是上世纪90年代离开家乡的,当时信走得很慢,“故乡”既有时间的距离,又有空间的距离,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我虽然之前有几次短暂的回国探亲,但都是在照顾老人,奔走于医院和家之间,没有机会细看北京的变化。2013年我应聘到一家新公司,需要到中国出差,让我第一次慢慢地观察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回乡,让我第一次慢慢地观察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

落地北京,从西五时到东八时区,时空切换,整个人也似乎在时间的水里淘换了一下,从大脑到神经末梢,都格外敏锐和新鲜。走在宽阔的首都机场,心情顿时敞亮,疲惫一扫而空。乘车前往住处,一路上我兴奋又紧张,北京变得漂亮了,变得认不出来了。家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刻,我记忆里的北京的老都城楼,是古色古香的汉阙,南北朝的石刻,唐宋的经幢,明清的牌楼,以及碑亭,洋池,飞檐,影壁,石桥和华表上的雕刻……但我眼前掠过一片片相似的建筑群,气派的办公大楼林立,有些造型显得突兀和奇特。

时逢秋季,气候却仍干热难耐。以前的北京,秋风是凉爽的。葱葱郁郁的绿荫里掩映着红色的古建筑,道路两侧的树木高大茂密如华盖,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槐树和挺拔的钻天白杨,还有临着水面的柳丝拂着碧波,在秋风中飘舞。

我记忆中的北京胡同,错落有致地漫延着树影,恍如深深的庭院。有雕梁画栋、石狮高踞大门口的王府,有一水青砖的四合院,也有一般百姓的普通胡同。现在北京的变化很大,很多路我不认识了,就连居住北京的朋友,也不能认全所有的街道,要靠导航仪找餐馆和新路。一些寂静的胡同已被开辟成宽阔的商业大街,那传统的小贩叫卖声早就消失了。高大的法国梧桐和槐树被庞大的建筑物群替代了。

入住旅馆时,我要求住高层,因为我喜欢凭高远眺。安顿好后,我在窗边铺一块毯子坐下来,透过落地窗静静地眺望,望着对面大楼和教堂。夕阳由红色慢慢转换成紫色,有时分发出蓝色光芒。

对面的教堂我非常陌生,它俗称南堂,外形不像美国的哥特式教堂,反而是沾了地气一般,有一种敦厚味道。后来才知道,这座巴洛克建筑年代久远,建于1904年。据说原来的南堂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1605年兴建的,被毁后又重建。

我的目光从教堂转移,来到喧嚷不息的十字路口,这里是旧城楼所在地,如今城楼没了,再远一点,是西单路口。华灯初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川流不息的车流,一直延伸到远方。在我目力不及的地方,这个城市的边缘被无限地伸延了。

今日登高樽酒里,不知能有菊花无。此刻的我,手中没有酒,却已然醉了——我不是在观看风景,而是在贪婪地体验这个城市的每一次呼吸、每一个表情、每一刻的变化——它的市声、天光、晨曦、晚照,层出不穷、拔地而起的建筑,楼下市声通衢的喧哗……

晚上在纽约的某些地方,我总是不敢逗留,因为不安全。但是在北京走路的感觉不同,深更半夜我仍然会在街上遛达。出旅馆向左拐,经地铁口再向前走,有个商场。现在它黑着,商家下班了。只有不远处一家酒店露天酒吧还亮着灯,在沿街摆放的矮铁桌旁,影影绰绰摇曳着暗香飘溢的烛光。不知道是心情变了,还是这里的地面很绵软,踩上去很舒服,我的腿挺起来了,步子不知不觉变成了随心所欲的漫步。这种变化,也许是因为人在家乡的缘故吧?

离开的前夜,我久久舍不得睡去。我望着窗外的北京——这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看着看着,我恍惚觉得自己从这高楼上飞出去了,直接跃上高空,俯瞰由四通八达的都市交通和高速公路组成的不夜城。我的目光穿越夜色触摸到这座古城的城垣、垂花仪门、雕花的柱梁;我的脚踏过一道又一道故宫大红门,仰起头就可以望见飞檐上的雕龙与铃铛……我的魂魄飞越过城门,走过中轴线,登高俯瞰古建筑群,亲吻我的古城。

有一样东西,它可大可小,它可能小到一粒尘,也可以大到一个城,它就是历史,历史的痕迹会不经意地浓缩在一些不起眼的建筑上,这就是北京。

次日,我离开了北京。当机身仰起,发出巨大轰鸣时,我心脏收缩,稍感不适,我想,这可能是下意识的。待机身平稳,噪音减弱后,我向舷窗外,云朵正急速掠过,如乱云飞渡,更远处的云层却像缓慢而厚重的海浪。飞机继续拔升,太阳的白炽光芒像碎银一样铺向云海,机翼也被笼罩在了银色的辉光下。

再见了,我的北京!希望你的新城与古城,能与历史对话,又吸纳百川,承接中华文化之根脉,永世长青。



绿叶上的白鹤

马平

新津这个名字,北周就有了,就是说已经叫了1400多年,还一直“新”着。它是成都的南大门,而成都之南的富庶景象,一直在不断翻新。新津,它更会“新”上加“新”。这一回,我正是奔着它这个“新”字而去的。

还在春天,正要进入夏天,坐车跨过岷江,恰有一种跨季节的感觉。从春入夏,水位或已上涨。新津境内诸河,要么是岷江正流,要么是岷江支流。在时光的长河中,那些枝枝杈杈的流水或移位或易名,这不要紧,岷江之名万古长存,总会拉扯上它们浩荡前行。

新津面积300余平方公里,它的版图状若一片熟透的叶子,于是有了个豪气纵横的新名字,叫“超级绿叶”。五河相汇,两山相拥,一方宝地,上风上水,以“绿叶”来完成一个独具个性的表达,为了避免让人误读出一份精巧的小气,遂冠以“超级”。如此,我能够读出的,自然就是“一份深沉的底气了”。

这片绿叶,正托起一座公园城市。我们坐上了环保观光车,沿着一条一条叶脉流动起来,忽直忽绕,时起时伏。我已经感受到了,无论河流的叶脉,还是道路的叶脉,都有新的坚韧和鲜活被显现出来,正让这片崭新的“超级绿叶”翻送出阵阵清气和芳香。一路走过来的新津人,他们律动的血脉里,更有新的激情和豪气在奔涌,让他们把果敢和奋发,书写在了成都平原南端。

我们来到了白鹤滩湿地公园。这是成都市唯一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岷江急切切出了都江堰,即人开阔地势,流速骤减,沙石沉淀,便有了若干分支,成为典型的平原游荡性河流。金马河与西河在这里交汇,加上漫滩和阶地,在这样的地貌上建

公园,平原湿地和人工湿地相得益彰。这个区域地面以水稻土为主,草木无论贵贱都能来者不拒。所以,四下看去,草坪依着树林,林中现出平湖,湖心隆起小岛,岛上开满野花。

车不时会经过一座桥。我的眼睛不愿放过每一座桥,大桥小,长桥短。我望一望桥身,再望一望它那跌入水中的倒影。这里的桥多以木构,多以绳连,山野风情的执著,现代风味的简约,就这样被支撑起来,就这样被联结起来。

就这样,湿地成了营地,公园成了乐园。满眼都是野奢帐篷,满眼都是人。湖畔,树下,路旁,草坪上,到处都是来此体验露营的人。他们或家庭聚会,或情侣约会。他们生起炭火烧烤,登上皮划艇游玩。他们在消受一份精雕细琢的同时,也消受着一份提升了品质的野趣,一份提升了境界的诗意。而我,也领受到了一份久违了的烟火气。公园就应该这样,有的让你寻幽,有的让你消闲,有的让你撒娇,有的让你撒欢撒野……湿地,最好,也能够让一颗心潮湿起来。这些,在这里好像都能够一一落实。

我听到了鸟儿的叫声,寻声望去,却只是看见了树,以及它们那随风翻动的叶子。导游告诉我,是梧桐。“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诗经》里的这个句子,让凤栖梧桐这个民间传说广为人知。相传,梧桐为知时知令的灵树,凤凰非它不栖,也就是良禽择木而栖。

新津,这一片超级梧桐树叶,不正是从一棵超级梧桐树上飘落下来,成为大地的吗?新津人,合抱一棵知冷知热的梧桐,不是正在打开一片汪洋恣肆的绿意吗?

车转过一个弯,鸟鸣再起。我看见了湖,湖面上有很多鸟。鸟儿,还有其它别的动物植物们,本就是“超级绿叶”的一缕叶脉,一丝绿意。

我认出了一只白鹤,差点叫出了声。白鹤滩,不正是白鹤栖息之地吗?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在心里正默念刘禹锡这两句诗,那只白鹤就好像听到了召唤,扇动翅膀,冲天而起。它那一身洁白,比正午的阳光更晃人眼睛。我好像看见,一张轻盈的白帆,已化作一片舒展的绿叶,正在迎风飞舞。这一切,更像是一个梦,除了白,除了绿,还有天空的蔚蓝,还有大地的姹紫嫣红。

鸟儿的存在。和鸟儿对望,它们引颈、抖羽、伸展,活泼灵动。

雾气在头发上凝成银丝,鸟鸣在耳边萦绕,鼻孔都是清爽的凉气。村庄洋溢着暖人的气息,远处绿油油的田畴像巨大的草毯,近处明瓦白墙的田园别墅井井有条。腊梅在邻里的花墙内吹起喇叭。走亲串友的人们精神抖擞,脸上写满欣喜和知足,仿佛他们带来的喜悦瞬间便能感染一切。

再向前,是园沟,有青石板桥,需小心慢行。200多年的风雨,把一块块青石条侵蚀得没了棱角。柔和的晨曦倾泻过来,石桥泛着幽蓝的颜色。

走在南园的田间,麦苗展开绿色,坡坎和沟头泛着似有似无的鹅黄,那是冬油菜的花。年一过,它就纷纷起来了,明晃晃地献出金子,它的金子总是铺天盖地。

王新是皖北大地上的一个翡翠,是颍淮衣襟上的一束烟花,是大大小小阜阳金丝玉佩上的铃铛,它生动富饶,灼灼生华,它的根深植热土,汲取营养。王新不仅昭彰着新农村的时代气象,也奔涌着春风带来的资讯。这里的人无论是在外打工还是在家乡建设,都能用双手创造财富,用脚踏出新路,用汗水浇灌美好未来。

站在楼顶观望,层层叠叠的绿岸不及防地扑面而来,流蜜滴翠,沁人心脾。穿越白云的阳光,成弧线一般的优美,从空中飘逸下来,交相辉映在远村近寨的河面上,银亮的河流蜿蜒向前,像一匹无瑕的绸缎。

阳光抬升,高过楼顶的树枝缀满“七巧音符”,那是吉祥的鸟儿,它们的歌声落在满园的春色里,落在含羞欲笑的落瓣间,落在小鱼游弋的河面上。间或,一只鸟儿引颈高歌,其他小伙伴就安静下来,听春天进行曲。歌声欢快亮丽,悠扬清脆,然后奔向春天,像一条小河潜入植物的根部。